

冬月流水

何丹萌◎著

西安出版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冬月流水

何丹萌◎著

西安出版
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月流水 / 何丹萌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41-1458-2

I. ①冬… II. ①何… III.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5600号

冬月流水

Dong Yue Liu Shui

著 者: 何丹萌

责任编辑: 张增兰 邢美芳

责任校对: 张爱林 陈 辉

装帧设计: 艺杰设计

责任印制: 宋丽娟

出 版: 西安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发 行: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
11401、11402室)

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1458-2

定 价: 3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68206213 68206222 (传真)

目录
CONTENTS

人物篇

- 003 阅读费先生
- 010 邀梦京夫
- 015 开言唤声炜评君
- 019 也来说说方英文
- 033 文化坑旧事之——李高信
- 038 文化坑旧事之——李相虎
- 043 文化坑旧事之——王军强
- 048 文化坑旧事之——刘军
- 055 连成兄走了
- 062 哭弟弟
- 066 “二狗”的成长故事
- 072 麻将馆人物素描
- 082 街口的鞋匠
- 084 祥祥的夏天

游历篇

089 从古城到张村

096 村口的老杨树

099 带泪的花儿

101 马栏河畔的歌声

106 少时的连阴雨

111 思念岱山

118 五月，鞞子梁探友

125 遥望额尔古纳河

——读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32 一首歌与一个地方

135 又见桐花串串开

138 在西沙读海

142 这山·那山

145 重阳登高

随感篇

151 大义与小义之思

156 冬月流水



- 161 反唇相讥
- 164 关于松树
- 168 老树进城
- 170 简说得体
- 174 乱弹汪曾祺与高尔泰
- 177 一个人的影响
- 180 我观我骨
- 182 梨，以及其他
- 185 亲人
- 189 “妈妈是个好东西”
- 192 母亲节余想
- 195 陪女儿高考
- 197 麻将声声
- 201 灭蟑记
- 203 悄悄地过去
- 206 年，总算过完了
- 209 人有病，天知否？
- 213 清晨，有一个甜甜的梦
- 215 清晨三宝
- 217 事影儿婆婆



221 酒醉断语

223 跑城管

227 圣诞晨记

230 天生雷锋必有用

232 童车与轮椅

234 我的穷苦乡党们

238 我的蛇马换岗之际

241 无法还原的真实

245 无名指上的老茧

247 医院里有个怡心园

250 有关风雪夜归

252 元宵杂记

255 咒男人

漫议篇

261 《见证贾平凹》自序

267 浅悟中国精神

269 诗来诗往



- 272 黄梅戏《小辞店》赏析
- 282 评剧《花为媒》报花名浅赏兼谈其他
- 290 看京剧《焦裕禄》
- 294 修改一首歌词
- 297 “夜话”并非温柔乡
- 301 爱幼容易敬老难
- 304 我读《古炉》
- 308 我说《天狗》
- 312 阅读《履影回眸》的感想
- 319 牧歌的守望
- 322 酒席间的争执
- 325 学唱两板秦腔
- 328 吹牛不用脸红吗
- 332 巴山深处百灵鸟，长歌隼舞动古城
- 334 有感于矫枉过正
- 337 说金刚绘画
- 339 看一次书展
- 343 由蚊子说开去





人物篇

REN WU PIAN

阅读费先生

和费秉勋先生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82年夏秋之际。在贾平凹家吃过晚饭，平凹很神秘地说，走，丹萌，我领你去见一个人。他没说要见谁，我也不问。他骑着黑色的“28延河”，我骑着韩俊芳的蓝色“26飞鸽”，他在前边带路，我在后边尾随，沿回民巷七拐八拐，又穿过莲湖路、青年路，来到了药王洞一个叫作红武里的大杂院，在一间低矮的平房里，首先看见了干练的女主人，她热情招呼我们，平凹亲切地称她：刘岚嫂子！刚下过一场雨，我们来时，女主人手持小铁铲在门前挖了条浅浅的排水沟，用炉渣围堵成渠沿，或为防潮或为防屋内进水。跨进里屋，见四壁皆用报纸裱糊，虽显灰暗，但一开灯，却发现这低矮的屋子在简陋中呈现了十分的整洁。刚坐下喝水，一位戴着眼镜的儒雅中年男人从外面进来，平凹介绍说：这就是费秉勋费老师。接下来，他们俩谈了许多话，有些高深的话我听不懂，插不进去嘴。费老师显得木讷，半天才说一句，禅语般的洗凝。

想不到的是，五年以后，那地方被拆迁改造成六层楼房，而我，就恰恰住在了费老师当年所住的那个位置，并且一住就是25年。费老师那时在省艺术馆工作，后来他到西大读研并留校，这期间我才由商洛调来省馆，分配的住房，就是费老师当年所住位置的上空。我想，我虽在四楼空中，而还能接着费老师所住过的那个方位上的地气，很以此为慰藉。步费老后尘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常能听到一些老同志说到他，印象是，他是个中规



中矩的文化人，大家都佩服着他性格的耿直与学养的深厚。

以后的交往，当然多与平凹有关。在车家巷平凹的旧居里，我们常能遇到，他虽言语不多，但逢上一些争议难决的话题时，我总会竖起耳朵，期待聆听他的最后表态。在一些有关文学艺术的讨论会上，我宁愿憋着不去上厕所，也要等待他的发言。比如关于如何振兴秦腔，我就信服了他所持的自然达观的态度和观点。别人约我写一本有关贾平凹传记的书，我写了20多万字的《透视贾平凹》，而我自己首先认真拜读的，是费秉勋的《贾平凹论》，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但那透彻入骨的理论解剖，将贾氏早年的艺术追求与内心世界，勾画得清澈见底，不仅令读者叹服，也让贾平凹自己感到那是帮助自己、理清自己、盘点自己、提高自己的重要文献。当年的西安，有一批朝气蓬勃的文学评论家很是活跃，他们成立过“笔耕文学组”，费秉勋，就是这支评论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但是记得有一年，老费专门托人带给我一本书，是他写的《中国舞蹈史研究》，我纳闷，他是文学评论家，怎么就研究起中国的舞蹈历史来了呢？而且他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国家舞蹈界的首肯，于是他成了中国舞蹈协会的理事。后来，我的好朋友李连成就读西大作家班，投身费老门下，对费老师很崇拜，还帮其协助推演奇门遁甲，由此，我知道了费老又在研究易学与中国神秘文化了。等到他的四五本易学研究著作相继出版以后，他已成为国内有名的易学大师，并担任了中国易经学会副会长。他的学问越做越大，也越做越杂，而在我的脑海里，还留着他那亲和、自然且带点顽童形象的画面。

大概在1986年的麦收季节，有人组织了贾平凹故乡行，同行者中就有费秉勋、董子竹、刘大鹏等人，他们那时均已50左右，而我刚及而立之年。在丹凤县城边的龙潭水库大坝下，费、董、刘三人都脱得只剩个裤头，我则一丝不挂，老少咸聚，集体在水潭里打江水。记不清是谁带了120相机，让我至今还保留了那三位我认为已是“老汉子”的赤裸形象。这三位如竹林七贤般放浪形骸者的难得画面，是我按下了快门的；而我那一丝不挂的

样子，自然不宜入画，但我的放纵和不雅，记得是受了费老的教唆。在我还欲保留一条三角内裤时，是费老说，这么安静的山沟，又没有人来，留那干啥嘛？于是，我索性就一丝不挂了。有一次在孙见喜家串门，刚欲走，见喜却说先别走，费老要来打牌。于是留下，在出版社家属院的地下室，和费老打了一次麻将。没想到，有一就有了二，随后竟然接连在那个地方与费老打了几次牌。我便在心里嘀咕，一贯谦谦治学的费老退休了，他也有喜欢玩牌的另一面呀！我便与他开玩笑说：你会算卦，事先能算好今天的输赢，那还有什么玩的？他说，但是谁今天坐在哪个方位，是未知的呀。的确，费老的卦是很灵的，我曾邀请他去给某企业老板看过风水算过卦，但他一般不给人算，他说，我是研究易学的，不是算卦先生。我自己也一般不请人占卜，不信那些。但在今年乔迁新居时，还是电话里求告了费老，他那时正在四川游历，让我将生辰年月短信发去，不几天，他告诉了我最近最宜搬迁的日子。我还是按他的提示择日迁居，因为我理解，此应看作是人在自然天象或者风水中的顺应性选择，为的是避免违逆之举，而并非简单的迷信。

那一年，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从北京的白云观来到西安，见喜兄约我一同去见，去了，费秉勋、李明忠等人已经在座。在城东的八仙庵庙宇，在当年慈禧西逃时住过的那个屋子，喝茶，谈琴。谈了整整一下午有关古琴的话题。听得我困倦而迷糊。但自那以后，我知道了费老、平凹、见喜三人都在学古琴，有段时间，这三人的屋内各有贵廉不等的古琴供置于显著位置，各用红、黑、绿三色平绒布覆盖，煞有介事的样儿。然而大约一年后，平凹的琴不见了，见喜的琴搁置了，唯有费老在始终坚持，不久，他便能像模像样地弹出几首古曲来。还有一年，我得到一本陕西著名书画家的挂历，里边的书家作品有吴三大、钟明善、薛养贤等人的墨宝，仔细翻看时，其中竟也收有费老的书品，我一下子惊诧不已。因我虽知他也在临池习书，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跃入了陕西书画名家的行列。我从



内心敬佩，费老无论学问还是学艺，总是那么严谨、执着而顽忍。因此，他在许多领域都能有所建树。在参加为他的 70 寿诞而举办的书画展览及系列活动的时候，我深深感受了西安各界学人对他的虔心敬重和真诚爱戴。比如，贾平凹就很敬重地为他题了四个大字：“贯通老人”。但是他，却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说起我与费老师的交往，年头很久，次数不少，但都不深，总是蜻蜓点水。因为我跃不到他的层面，无法坐同一板凳。费老现居昆明路，而我如今也搬到这条街上来，说好了，我们是要常走动的，但实际却相聚甚少。其原因应归罪于我，因我嫌他话少，若只是我俩碰头，易出现冷场的尴尬。还因他学问甚大，我则是半罐子，不敢贸然与他展开同一话题。但是前不久，我到了他的佛堂，他签名送我一本书，是他的散文随笔集《杂家独白》，拿回来就持续认真拜读，于是，就有了《阅读费先生》这个文题。

尊费秉勋为费先生，我认为够了。他是蓝田人，四岁丧母，七岁求学，一生坎坷，心地善良；中年执着治学，老来持重修身；拨沉探冗，坦荡贤达；所涉领域颇多，均能抵达高度。如今安命修行，素味体证佛禅。蓝田县出过一位关中大儒牛兆濂，此人被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化作了朱先生，我以为，费老就是那个朱先生在世，若能跨时空比较，不谈身体力行，单就学问论，费老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旧时的文化人少，出一个，就很醒目，而且其身上的杂质，常被历史滤掉了，剩下的，只是神话般的传说。其实如今我们身边就有大儒，却常被人视而不见。这种感觉，不仅源于多年与费老的结识交往，在阅读《杂家独白》之后，来得更为强烈。我曾会心地发笑，笑他的“魂断蓝桥”。在辋川蓝桥，那地方有过痴情抱柱的蓝桥生，更有着王维幽居的诸多遗迹，而十二岁的费秉勋，就曾是个地方的一位求学少年，历史的积淀以及所氤氲的文化气场，在那个秦岭山坳里并未散尽，在 20 世纪的时候，就曾浇注到了这位费秉勋身上，从而造就了一个我心目中的费先生来。

阅读《杂家独白》，是与杨宪益的《银翘集》交替进行，读几篇费老的随笔散文，再读上几首杨宪益的诗。杨宪益是位大家人物，主业从事翻译，有不少外国名著，都是由他和他的外国夫人戴乃迭共同译成的。杨老之诗，坦荡潇洒，率真感人。费老的文，也具有着同样的属性。杨宪益住在北京，与黄苗子、邵燕祥以及郁达夫的侄女郁风等人交往甚密。我由此联想，汪曾祺是住在北京的蒲黄榆的，他有他的一个文化交往圈，诗来文往，呼应对答；史铁生常在天坛一带划着轮椅兜风，他也有自己的一个亲密圈子，畅谈生死，咀嚼生命。那么，如果说费秉勋也居住在北京，他也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交往圈，那样，他的圈子就大了，规格就高了，相应的也就水涨船高了。费老自称是个杂家，我也就联想到了京城里的王世襄、马未都等人，那都是些享誉国内而为人熟知的杂家和玩家，其实，费先生若融合于京城的某个圈子，名气自然会比现在更大。当然，西安的文化圈也不小，规格也不低，但比起京畿重地，自是少了些区位优势。唐长安城的时候，这里是多么风光而令人向往，而如今的西安文化人，只能活在相比有所亏欠的文化生态圈之中，损光减热，少了应有的光芒。李白不入长安，难以结识类似王维那样的诗坛前辈，诗词华章也难得灿烂；杜甫不入长安，亦无法鸟瞰国情、洞彻民生而悲悯天下。我就又想了，假如费老生活在京畿，那么他在《儒林漫像》栏目所描画的那些人物，就不仅仅是王愚、张敏、周矢、孙见喜、方英文、董子竹、高民生、马河声等位先生了，描摹的对象人物，会比现在的影响力更大，文章和作者名字，自然也会更加响亮。当然，费老笔下的这群儒生，个个已是形神兼备、活灵活现的了。

阅读《老叟学琴》，让我心窗另开，我在这篇文章里盘桓了很久。除了对于古琴以及有关古琴历史的释解，能使我学而知之以外，还有更大的收获，比如他还说：“能弹古琴了，我感到作为一个万物之灵的人的个体，又提升了一个境界。这种提升，与升官发财的提升是有本质区别的。有了钱有了官，社会地位迅速飙升，当然会带来强烈的幸福感，但作为个体人



的生命质量没有变，而且由于权和钱的副作用，其生命质量还有可能沉降。所谓生命质量的提升，就是多了一种宇宙体味。这种体味是生命享受。”细嚼，仿如醍醐灌顶。轻物质而重精神，琴棋书画可以提升生命质量，真正的艺术可以接通并体味宇宙。透过这些话，我一下子感受了费老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人的精神高贵、境界高远、品质高洁。他对伯牙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钟子期一死，他竟然毁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这只能说明他的心胸狭隘或不自信。如果一种艺术弄到天下只有一个人能赏识，这种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这见解，是我从未思及的一面，由此不再局限于“知音”一层，也更加醒悟了世间各种艺术的雅俗关系。

读这篇文章时，我心中总是会浮现出一个场景来：好友李连成逝去了，我和费老、见喜一同从三兆回来，费老要到北关的旧居去抱他的古琴，我陪着上到八楼，在尚未搬完的书堆上抱了琴，然后在街口等待孙见喜开车过来。孙迟迟不来，我与费老站立凛冽风中，看街上人来人往，也注目一位拾荒人在脏兮兮地分拣垃圾。那天，我感冒发烧了，未能护送他和古琴去昆明路，但一老一少，风中抱琴，伫立街头，等待见喜时的那个画面，是被我深深印在脑子里了。

翻到《老年丧妻》这篇，又使我感从中来。我知道费老失去老伴之后的恹惶，但他在文章里却没有先涉自己，而从毕业于清华园、曾得朱自清赏识的他的老师郝御风先生说起，道出了一些文化学者一生只知弄学，而生存技能欠缺，常需紧紧依仗老伴生活，老伴先逝了，于是就窘况连连，他还以“西安书法四老”之一的邱星为例，印证了此类人物老来不幸的尴尬与凄凉景况，让人联想颇多，唏嘘不已。问题是，他始终没说自己，却让我一直往他身上去联想，这好比中国艺术中的含蓄与留白，让我就有了独特的难以言表的阅读体验。总而，在《老之将至》这组文章中，我读出了生命的苍凉，也读出了费老本人在这种苍凉中的坦荡与达观，既感欣慰，

也有心酸。

读费老师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零散文章多了，凡见到他的文章，我就有阅读欲望。比如在一本地方性刊物读了他的《说埙乐》，就感慨他对音乐和器乐的研究，竟也是那么独到，他将中国的器乐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分类，我以为这是十分鲜见的一种独特表述途径，一下子就让人把中国的器乐与宇宙联想起来。再比如阅读他在李相虎书画展上的发言稿，就又领悟了他对画家人品和精神的要求与赞赏，由此道出了绘画艺术的最高渊薮，也表陈了他自己真挚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还有，读他在博客上所发的老子与自然的一些文章，以及南水北调对中国自然风水的影响等等，凡读他的所有文章，都能感受到两个字来：知，品。知即知识，品乃人品。还有，当我读到他的《民性与虚伪》《“最差”广告法》等文章时，我发现他与我在对于世风败颓的现实状况上，看法是同样的深恶痛绝，但他的抨击，很理性而不似愤青一类。我也写过此类文章，既没有他之深，又出于他之后，便后悔在写那些文章时，怎的就没有先见到费老的文章呢。

读完《杂家独白》的时候，我就想了，如今有些略带官方色彩的散文评奖事项，只见这个得了奖，那个得了奖，拿出来招摇显摆，四处炫耀张扬。其实那些文章，实在没什么可读。而费老的《杂家独白》，倒是真该得一个散文奖的，却不被执事者重视。个中原因，一是费老不炒作也不张扬，操守儒家品性；二是世人认假不认真，有那些瞎眼窝们败坏着世风，甚嚣尘上。如同费文中所言：“凡货真价实的学者，大部分不印名片。”

一言难尽。我早在心中尊费秉勋为先生了，别人怎么看，是人家的事，与我无关。我该敬的神，自然会在我的内心深处。